

◎创作谈

记录中原故土的变迁与乡愁

周瑄璞

《芬芳》(作家出版社)虽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更像是我的童年回忆录。全书开头,上世纪70年代的麦收场面,是一个孩童的记忆。一个孩童的蒙昧无知,几多欢乐与新奇以及贯穿全书的童年游戏、劳动饮食、婚丧嫁娶等乡村诸事,在当时的我心里,是那么神秘、奇异、温暖、安宁。

我9岁转学到西安,离开了中原乡村,在城市生活了40多年。爷爷奶奶去世,我曾以为再也不会回去,不会介入故乡的生活,以为从此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

走上写作之路后,我时常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回来吧,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于是,中年的我回到故乡,用不知是自己人还是外来者的目光打量它。我不在的这些年里,它依然如故,该有的都有,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像祖国大地上的每一个村庄一样,有所变化,又没有变,变了的是人们随时代而动,纷纷走出家乡,到外面去讨生活;不变的是,人们依然爱着它,无论走多远都心牵家乡,挣了钱带回村里。那些在外几十年的人,老了也想还乡,死了也要埋进祖坟。

乡村其实没有凋敝,它也不可能凋敝,因为土地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创造生生不息的价值。我们看到的“变”,有时候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比如土地由能人集中承包。

一年的多数时间,我故乡的村子里人少,很安静,过年时人们从

外面还乡,带回财物、带回信息、带回故事、带回纠葛。各种款式的服装、异乡的味道和气息从祖国各地、四面八方,向乡村蜂拥而来,如乱石纷纷投入水面。迎面遇见一个人,推门进入一个家,都是一串故事、一段起伏、一台大戏。那边纠纷不断,闹声不绝,这边喜事盈门,合不拢嘴,一个小小的事件或者一句话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全村,并且衍生出很多版本,因为乡村是摊开来的,没有隐私和秘密。经历近1个月的热闹,村庄又归于平静,等待下一年的欢聚。

其实在广大乡村,几乎每个家庭都能写一部书,每个人都有话说。不能小看那些普通农民、家庭妇女,他们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所思所想、人生故事绝非孤例。因为生活中的每个事件几乎都是紧贴时代步伐和政策变动,风往哪里吹拂,人们看向哪里,这就是世风吧。名词也是不断更新,最早的生产队挣工分,后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直到今天的土地流转……时代发展和每一个大政方针都在乡村投下浓重的影子。乡村也是步步紧跟,生怕自己被时代列车抛下、甩出。当然,这是多虑的担心,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农业、农村、农民。作家其实不用虚构编造什么,睁大眼睛观察,就会获得丰富的创作素材。

乡亲们知道我从事写作,会主动讲给我听,哪怕是几个句子,都生动而鲜活,这就是我作品中那些层出不穷的细节和语言的来源。我只需要时间,能够坐在电脑前,关掉某些开关,打开我的心,接通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和他们感同身受,就可以了。

书中故事的时间跨度有50年,从上世纪70年代直至当下。讲述中原大地、颍河流域一个叫前杨的村子里,那些可亲可爱的普通人、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死,写他们和土地的关系,写他们的生活变迁,写时光更迭,岁月流逝。

芬芳,是女性的芬芳,也是土地的芬芳、岁月的芬芳、情感的芬芳。无论如何弱小,如何卑微,不

论好人“坏人”,我都愿意书写他们,我想写他们在人世间的行走,想写他们对于生活、对于人间的热爱和眷恋。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两个词:“大地”和“温存”。置身于那样的大平原,你会感到大地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伟大存在,它一年四季都生长庄稼,当然也长着杂草,它告诉人们:我养育一切。秋冬之后,收了玉米、大豆和红薯,在小麦没有种上或种上之后未及出芽的那些天里,大地裸露无边,如母亲苍凉的胸膛,更显崇高与悲壮。经人提醒,我才发现自己作品中常用“温存”二字,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相处方式,同族同类相互友爱、理解、帮扶、包容。我一直在寻找和记录这种“温存”之感。

我欣赏那种顽强的、积极的、旺盛的,甚至是强悍的生命,比如杨烈芳这种亮丽光耀的形象,杨素芬这种自强自尊、自洁自爱的形象,罗巧芬这种善良仁慈的形象,我也写到那些平凡的、懦弱、自私的、无奈的叹息。

除了时代、故事和人物之外,我尽力书写生活中的细节和大地上的生命。“天空辽阔,白云悠悠,玉米腰间挂着金灿灿,黄豆棵全身披满小弯刀,这个季节,大地总是这样,一望无边,玉米黄豆,黄豆玉米,外加一点花生地,高高低低,低低高高,不知疲倦地铺展,单调成一部史诗”“全仁叫他们不要捏死那虫,好赖是条命,叫它活着吧。孩子们把那些虫子在手心里玩得都热乎乎了,丢手放了它们,被翻得全身发了烧的虫子头昏眼花吱吱快爬走了”。我愿意写这些微小的生命,用一个作家的眼光注视它们,安安它们,我愿意歌颂大地的品质,这些看似与故事无关的场景,却最是能托起一部小说雄浑的基座,使其氤氲着生活的气息和美好的祝福,铺就明亮温暖的色调。

歌颂生活,渴望真情,不是要我们做傻白甜,而是在直面生活真相,了解人性复杂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致敬生活。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使



周瑄璞

命是劳作,他们一往无前地打拼、奋斗,他们执着、坚忍,对于幸福的渴望永不疲倦,同时温存包容,生生不息。

“烙馍、菜馍、油馍、厚馍、焦馍、饼子这些,在鏊子上完成,鏊子底下都烧麦秸,麦秸是最虚的火,一点就着,着完就灭,适合引火,也适合烧鏊子烙馍,来去便捷,是短平快;蒸馍、蒸红薯烧树枝柴火棍,火力强壮稳定,后劲十足,是灶火里的精良部队;平常做米饭烧包谷秆、烟秆、豆棵,夹杂碎末子,秆子在下,碎末子蓬在上面,相互帮扶支撑,共同完成烧火使命,所以包谷秆、烟秆、豆棵是烧火界的主力军、大路货。”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文字呢?因为这样的生活一去不返,再也沒有了。而一个作家,要将这些曾经陪伴人们千百年的往昔生活记录下来,怀旧也好,考古也好,让后来的人们看到它,心中涌起一丝暖意和会意,这就是我们的乡愁吧。

我只是想大地上默默一生的那些乡亲,被更多人看到、知道,也告诉人们,中国人曾这样活过,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从未停止。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多种新书

本报电(袁雨晨)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集中推出《误入孤城》《阿娜河畔》《林中空地》《地上的天空》《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等新书,并举办多场新书发布与分享活动。这些作品或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或呈现边疆地区建设发展历程,或深描当代青年精神风貌,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

生于温州、定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陈河,其文学创作既有放眼全球的国际视野,也鲜明传达了海外游子的故土情思。继《夜巡》《布偶》等书写温州故事的作品后,他近期推出的长篇小说《误入孤城》,以温州时代巨变、历史沉浮为背景,用小说形式为故乡立传,彰显出海外华文作家的家国情怀。作者从温州旧报刊等资料中汲取灵感,以主人公马本德的曲折命运为线索,讲述了清末民初小城“W州”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遇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近来推出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娜河畔》,相较此前的《乌孙》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作品聚焦主人公明双全一家两代人,用饱含温情与敬意的文字,讲述他们扎根边疆、奉献一生的感人故事。小说将个人的爱情生活与深厚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向一代代“兵团人”致敬,内含作者对新疆建设发展的深刻理解与赤诚热爱。据了解,该书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二期名单。

作家萧耳长期致力于书写女性

故事,其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林中空地》以女作家视角关注女性议题,塑造时代女性群像。《林中空地》的创作灵感源于作者好友在西安发起的“林中空地”读书会,小说以此为原型,以终南山下的读书会作为故事舞台,塑造了黄莺、银桂、孙巧云等女性形象,通过她们的阅读生活与心灵觉醒,展现当代女性精神风貌。同萧耳的其他作品一样,《林中空地》笔触细腻,情感细腻,由此可以看到当代女性写作的多重可能。

凭借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钟求是,近期推出了同名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9篇中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集中,钟求是显示出对人性深处的敏锐洞察,他用简洁轻灵、富有诗意的文学语言,书写了虚构小镇“昆城”中的人与事,让读者看到普通人心灵深处的涟漪,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80后批评家、作家杨庆祥曾推出《80后,怎么办》《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等作品。专业的文学批评、严肃的社会议题与流畅的行文风格相结合,是他一贯的写作特色,这也体现在其新作《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中。作为一部文学随笔集,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文学评论与文化随笔,从漫谈当代文化名家,到对数字人文时代的严肃思辨,展现出作者眼光的敏锐与思维的宽广。

莫言作品引俄罗斯文艺界关注

本报电(袁雨晨)近年来,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热度不断攀升,当代文学精品力作被广泛译介,取得较大市场反响。其中,莫言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与传播尤为引人瞩目,其长篇小说《蛙》2020年在俄出版,并于2021年获“托尔斯泰庄园奖”提名。今年,由俄罗斯普斯科夫普希金模范话剧院改编的俄文话剧《蛙》首度展演,获俄罗斯国家戏剧最高奖“金面具奖”8项提名,折射出中国作家作品在俄罗斯的受欢迎程度。

普斯科夫普希金模范话剧院十分重视中国文学在俄的改编与传播。据悉,今年12月6日—11日,该剧院举办了“莫言艺术节”,将《雷雨》《龙须沟》等多部中国经典话剧、电影作品搬上舞台,并举办“莫言与电影”讲座、莫言作品展演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传播。12月11日,作为艺术节收官活动“中俄文化对话会上”,中国作家莫言与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普斯科

夫普希金模范话剧院、中国文学著作权协会的专家学者等齐聚云端,进行“北京—圣彼得堡—普斯科夫”三地视频连线,围绕“俄罗斯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俄罗斯与中国:代代相传的友谊”等话题展开交流。

交流中,莫言谈到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等俄罗斯文豪对自己的影响,解读了自己作品中的俄罗斯文化印记。俄方专家则在交流中展现出对莫言作品以及中国文学的熟悉与喜爱,表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大家普遍认为,中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丰富,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典范,未来,两国应进一步丰富文化交流形式,加大文学作品翻译力度,让两国读者在阅读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据了解,近10年来,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刘震云、余华等作家的作品在俄罗斯规模化出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读者通过文学了解立体生动、充满活力的中国。

纪实文学《天路飞舟》——定格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足迹

本报电(文一)近日,崔吉俊长篇纪实文学《天路飞舟》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全景式反映“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发射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忠实记录了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太空出舱行走走到交会对接的飞天历程。作者崔吉俊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熟悉中国航天发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他在书中书写了中国航天发展的成就,揭示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密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评价说:《天路飞舟》用真情实感讲述“神舟一



号”到“神舟十号”飞船发射过程中的动人故事,融纪实性、知识性为一体,书中的人物和事迹闪耀着载人航天精神的光芒。

《打击队》:绽放从警初心的光芒

王筱卉

近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3精品研推工程第四期——吕铮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市文联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吕铮长篇小说《打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展开讨论。

吕铮是80后公安作家,曾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第七届“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作品连续5次获得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等奖项。多年来,他深耕公安题材创作,出版作品近20部,《名提》《猎狐行动》《三叉戟》《纵横四海》等不仅引起文学界关注,更激起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强烈共鸣。长篇小说《打击队》主要描写了辅警邵晓阳因意外破获大案被特招人警,分配到小满派出所打击队工作后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邵晓阳小名“太阳”,性格热情阳光,他

笃信正义、责任心强,将打击犯罪视为警察天职;来到打击队后,他却发现面临团队缺乏战斗力的局面。随着故事推进,邵晓阳不负领导期望,在打击队引发“鲑鱼效应”,在与队友一次次价值观碰撞中,他的理想、信念、责任、使命,唤醒了大家从警的初心,最终与队友通力合作破获了大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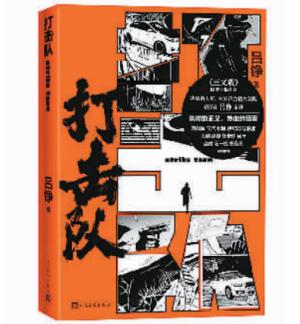
《打击队》首发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1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用“正”“常”“人”3个字来评价这部小说,“正”既指对社会生活的正视,又指小说传递的理想气质;“常”指小说写出了人生的常态和社会的常态,充满生活细节与人生常理;“人”则指小说写出了人情、人心和人味。“我认为吕铮秉承着《红楼梦》式的正邪观,每个人都不是完

人,都有性格的弱点,但并不影响他们人性整体上的光辉。吕铮也把自身性格当中最有温度、最有光彩的一面放到了书里”。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张策谈到,吕铮的创作与公安职业密不可分,公安职业成就了吕铮的创作,他的创作实践又提升了公安文学的创作水平,突破了类型小说的窠臼。作品有浩然正气,叙述语言由北京方言和公安行话融汇,特色鲜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总结说,吕铮是当下公安文学优秀作家的代表,他生活经验丰富,写作功底扎实。通过《打击队》能感受到作家“召唤生活”的本领,书中塑造的人物和构造的场景给人真实的感觉。

《打击队》作者吕铮最后说,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都是孤勇者。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孤勇中把笃定的信念坚



持下去,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据了解,2022年9月开始,北京作协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实施“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精品研推工程”,以石一枫、星河、文珍、孙睿等作家的作品为研讨对象,召开多次作品研讨会和改稿会,邀请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优秀评论家参与,深度研究和重点推介文学精品,促进北京文学高质量发展。

◎新作评介

万花筒中的世界与生活

——读陆梅《万花筒》

周聪



在有关麦小节的家族故事中,藏着一段隐秘。上海奶奶佩兰并非麦小节的亲奶奶,麦小节的爸爸是乡下的爷爷从育婴堂领养,也就是说,麦小节的外来者身份不仅体现在地域上,也体现在血缘关系上。

倘若说麦小节的身份特征是“外来者”,那么白雪身上承担的叙事功能更加复杂。一方面,白雪因小时候的一次高烧成了聋哑人,只能通过手语或书写与他人沟通;另一方面,白雪父亲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长期缺席以及父亲的海员身份引发了白雪对海洋的无尽想象。在白雪心中,大海与父亲是融为一体的,它们都是爱化的化身,遥远而不可触摸。“白雪号”是现实世界中白雪的情感寄托,它让白

雪觉得父亲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自己、挂念着自己。不能讲话的生理缺陷与父亲的缺席,导致白雪逐渐形成了敏感、自卑、自尊的性格特点。

小说着重书写了麦小节与白雪两个女孩的友谊。通过手势、眼神、笔谈等,她们克服了沟通的障碍,两颗单纯明净的心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贴近。当上帝关上了白雪说话的那扇门之后,又为她打开了一扇窗户——绘画。在艺术的世界里,白雪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她的生命激情被绘画彻底激发了。从幼儿园起就喜欢画画的她,把自己的心投入绘画中。“碧波大海里爸爸的远洋轮”是白雪脑海中的第一幅画,这幅画寄托了她对海洋、对父亲的想象,也积蓄着她与父

亲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星空、麦田、树,都是白雪临摹和学习的对象,为她提供艺术的滋养。艺术也是麦小节与白雪情感沟通的媒介,画作《外公的庭院》中,两棵树枝叶相牵,花朵交错盛开,寄寓了二人相互依存的深厚感情,无疑是白雪献给麦小节的礼物。

回到小说标题,万花筒本是一种孩子的玩具,作者巧妙地地从它的旋转功能获得灵感,用“旋”来作为小说章节的结构。在小说细节中,万花筒是白雪爸爸送给她的礼物,“万花筒能旋转出一个斑斓的世界,虽然虚幻,但它可能离你的梦想很近”。万花筒中有斑斓的世界,也藏有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

《三国演义》七十周年纪念版出版受关注

本报电(陈语杨)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七十周年纪念暨纪念版分享会于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来自高校、学术机构、出版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与会专家就《三国演义》的文化价值、版本流变、当代演绎与文化传承等话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认为,《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审美能力与促进古汉语学习等多个层面具有重要价值。活动现场还首次展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至2023

年间出版的部分《三国演义》版本以及当代著名画家陈全胜绘制的8幅《三国演义》插图。

据了解,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整理本出版70年来,进行了多次修订,受到社会广泛认可与读者好评。今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国演义》七十周年纪念版,新增“三国”系列插图,力求将复古风格和创新元素结合,为读者呈现一部精美雅致、品质优良的经典名著纪念版。